

宁波好书

让一地文化“传之久远”

——《慈溪史志文丛》阅读札记

方向明

年前收到《慈溪史志文丛》第二辑，“阳过”后恢复元气，正需要这样的书作伴，让人感到亲切，又有一丝慰藉。

人，是历史中最活跃的因素，书中每个栏目都有人物出现，尤其是在“人物春秋”和“治学漫谈”中，人物更是直接走到了前台。最先读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虞云国的《治史纪程》，他把自己的“治史经”和盘托出。虞先生是慈溪龙山镇人，他的《细说宋史》《从中州到钱塘》在史学界影响很大。

我又找出一年前出版的《慈溪史志文丛》第一辑。读着读着，两书中体现的对于地方史研究一脉相承的精神性的东西，就呼之欲出了。



世界因为她们而精彩

——读阎连科散文集《她们》

仇亦斌

阎连科的散文集《她们》，主要讲述他家族里女性的故事。

先讲和他相过亲的几个女子。1983年，“我”在部队里提了干，回老家相亲。第一个女孩是文艺青年，很傲气，到了“我”家后一直跪着二郎腿，两人通信几次以后，就结束了。第二次相亲的介绍人吉伯伯说，有个城里的姑娘愿意嫁给“我”，他用吉普车把“我”从干活的农场里接出来，拉到百货大楼去看这个姑娘。姑娘长得很漂亮，“我”当然也同意，但最终女方反悔了。第三次相亲，姑娘是附近村子的，善良勤劳，会做家务，但只读了两年书。这次是“我”给她寄出了退婚信。姑娘回信明确说：不会到部队告你，不怪你，只怪自己的命不好。多年后，“我”带着妻子和两岁的儿子回老家，在路上遇到她，吓得赶紧躲进了男厕所。“我”认为退婚是自己人生中的污点。

后来别人给“我”介绍了一个开封的姑娘，漂亮娴静，但她父母希望“我”从部队转业后留在开

封，而“我”的理想是去洛阳。当“我”在犹豫时，接到大哥的长途电话，说老父亲病重，自感不久于世，但非常挂念“我”的婚事。于是“我”从商丘坐火车来到开封，向姑娘求婚。“我”向她摊牌，某种意义上也算是逼婚。姑娘和父母商量后，红着脸同意和“我”结婚。于是1984年10月1日，“我们”结婚了，那年“我”26岁。

接着，阎连科写了他的亲人们，先是同辈的大姐、二姐等人。少年时候的大姐坐在院子里看书，是一道最美的风景，但她有股骨头坏死的疾病。大姐有一根黑粗壮的长辫子，比《红灯记》中李铁梅的辫子还要长，有一天她把辫子剪掉卖给了废品收购站，用这钱买了6瓶汽水，家人每人一瓶。“我”从部队回家探亲时，听母亲说大姐嫁人了，“我”呆住了，有种被人扒了房子的感觉。再见面时她已经怀孕了，等下一次探亲的时候，大姐的女儿已经会喊舅舅了。

二姐大“我”两岁，“我”拾麦穗很慢，是二姐帮“我”一起干活。那年“我”和二姐都成了每天挣6工分的少年劳动力，值7.2分

钱，可以买三个鸡蛋。根据当时的考学政策和家庭实际，“我”和二姐只能有一个人去读高中。二姐外出找同学商量，半夜回到家，告诉“我”她不去念高中了，让“我”去。当兵第3年，“我”回家探亲，得知二姐也嫁人了，就在家村。

关于母亲的文章，篇幅很长。母亲名叫周凌仙，晚年看儿子出了这么多书，后悔自己不识字。母亲在1岁的时候就没了娘，他父亲再婚，不管她，于是她和傻子叔叔一起生活。直到母亲有了4个小孩的20多年之后，才和亲生父亲重新有了来往。父亲重病去世后，母亲孤苦伶仃，大姐把三岁的女儿交给母亲抚养，从此这一老一少就相依为命。母亲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，落下一身伤病，72岁那年，她做了膝盖髌骨置换手术。换好之后，为了尽快和人体自身的膝盖长在一起，动作不停地行走和弯曲膝盖，这些动作疼得要命。当得知手术花了8万多元时，她在压腿时不再哭喊，出院后还积极锻炼身体。

书中有对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。农村女性就应该在婚姻、家庭中，忍辱负重、逆来顺受吗？大姐

再次是注重与时俱进。史志研究者并非“冬烘先生”，历史是流动的，历史瞬间需要我们去捕捉，历史现象需要我们持续关注。第一辑里《百岁人生 一片丹心——慈溪籍老党员虞鸣非的上海情缘》讲

述从古窑浦走出的女英雄虞鸣非的传奇人生；第二辑中《我心中的叶靳叔叔》《怀念恩师劳建民》等文章，充分体现了时代性，还有民间视角。史志文丛紧跟时代步伐，及时反映大时代背景下的身边人，体现的是对历史负责的精神。

我一直在想，慈溪地方史志研究的这些精神，是怎么形成的？或者说，史志研究工作应该有怎样的素养。我想到了“眼界”一词。立足慈溪、面向全国的宽广视野，身居一隅、心系天下的宽阔眼界，使得慈溪地方史志研究除了小家子气。慈溪史志研究，与慈溪血脉相连，却又关涉中国大历史。而作者不局限于本土研究者，还包括了许多国内大家，不仅提升了学术品位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文化的影响力。

读这两本书的时候，想到了此前编印的《慈溪史志》季刊。此刊创办于2006年12月，至2020年5月共编印55期，发表各类文章1600篇、500余万字，其办刊经验曾在省内外介绍推广。如今，《慈溪史志文丛》一、二辑先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其所体现的学术精神，实际上也是《慈溪史志》多年秉持的办刊宗旨。

地方文化需要沉淀，需要积累，所谓聚沙成塔、集腋成裘是也。唯有踏踏实实，接力传承，守而勿失，持之以恒，一地的文化才能“传之久远”。



家有2个大人、8个小孩，不够吃不够穿，日子过得极苦，但大姐依然每天笑着，唱着曲哼着歌。她说：“不唱日子咋过啊？”四婶是一个女强人，四叔完全听她的话，一切由她当家作主。连四叔退休后由谁去接班，也听四婶的意见，最后女儿去接了四叔的班。还有那些为了追求幸福勇敢离婚的女性，为了反抗家暴而杀夫的女性，都是对男性社会和苦难生活的极力抗争。阎连科用孙女的童言稚语来作为本书的终章，寓意着温馨、柔软、美好、希望。

在书中，阎连科自我告白，自我剖析，不掩饰人性中的弱点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作家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本书也是他的生命忏悔录。

荐书

《识小录》



作者	陈子善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3年1月

初期的会面，是他从报章中觅得资料，以此探寻，他推算出当时是夏衍为见张爱玲而组的饭局；再如《与徐志摩》一文，是他从徐悲鸿与徐志摩两人通信中找到的资料，循迹考证，陈子善察觉两人本不亲密，甚至还就艺术观点有过争论，后期两人重修于好。

陈子善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方面成绩卓越，《识小录》可视作他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。本书合计70余篇，所谈为旧时版本、手稿、书信等，皆围绕文学而进行。

陈子善在书中表示，“看似散漫，其实有一条贯穿的主线，即都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，写现代文人文事的方方面面。”其中，有大作家的佳构，也有小作家的冷作；有大作家的小故事，也有小作家的大壮举。

陈子善《识小录》里的内容，很多如“补白大王”郑逸梅笔下的文坛旧事，与郑逸梅亲历所不同，陈子善的文章更多的是从资料中发掘而来。如报人其佩回忆与张爱玲在20世纪50年代

《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？》《戴望舒的小说》《巴金著作盗版本》《陈梦家的投壶题跋》等，将一些隐匿在尘埃里的名家故事挖掘了出来。一系列的文人文事反映出旧时名家之所以有名，并非靠包装炒作，而是在为人文上确有过人之处。当然名气并非主要的，书中陈楚淮、陈雨门等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家同样值得尊重。

在陈子善《识小录》之前，历史上曾有两部同名作品，一为晚明人士徐树丕所著，以明代掌故逸闻为主。一为清乾隆人毛贻编纂，为山东莱州地方志。陈子善的同名作品亦有其特殊含义，即他试图“识”大作家之“小”、识小作家之“不小”，从而揭示文学史的多样性、丰富性和复杂性。（推荐书友：李晋）

《人间漂流》



作者	小杜
出版	上海三联书店
日期	2022年10月

三部分，在归返回望的眷恋里带着审视的自省沉思。

《人间漂流》是一部私人性质的新写实文本，它以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为叙事核心，倾力回忆、展示日常生活情境。这部作品反映出近年来纪实作品的一种倾向，即越来越多地关注普通事件和普通人的生活状况。当我们的视野从宏大的书写欲望转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我们发现其中的丰富性和情感度。微小、具体与可控性，是日常生活景观进入文本生成进程的前提，当下构成了不断流逝的历史的一部分。非虚构文学对日常生活景观的描写，实际上参与了未来历史构建的过程，普通人的感受虽然是个体生命的经验，但逐渐地汇聚成为一种真正自主运行的力量。

在飞速前行的现代文明里，如何留住一些记忆？每个普通人的故事，都是社会面貌的切片，都有可能成为一部充满象征和隐喻意义的社会生活史。

（推荐书友：林颐）

《自行车的诞生：从手稿到环球利器》



编著	上海汽车博物馆
出版	上海人民出版社
日期	2022年9月

自行车的起源、发展、流行等历程，从15世纪末的“转动自由之轮”到20世纪的“现代的曙光”，兼述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史，跌宕起伏，揭开了诸多关于自行车的谜底。如达·芬奇画过自行车草图吗？自行车技术最早源于中国吗？自行车需要多少个轮子？

自行车便捷、实用，是人类首次不借助畜力而拥有出行便利的交通工具。人们打造的这一精美机械，“宛如一幅斑斓而迷人的拼图，每个时代的设计与工艺大神们都为它的完整奉献一份力量。”几百年来，自行车漂洋过海、跋山涉水，走向未知的地方，并以不断更新的方式获得重生，持续陪伴着人们。作者感慨道：“毕竟，这是一种健康、环保、长寿的交通工具，而且，正如我们书里讲述的‘富含文化与历史’。编者还追溯了社会变迁与转型，反思当下的消费文化。书中的自行车，不再是简单的本体存在，而是一种文化编码。正是人们对自由迁徙与移动的期待，催生了交通方式的不断变革，后来，人们又发明了汽车、飞机、宇宙飞船……（推荐书友：戴骏华）

阅读，也会被贴上时代的标签

胡嘉成

在许多人习惯电子阅读的时候，我仍嗜好阅读纸质的文艺书籍。这个爱好已伴随我半个多世纪的人生，尤其是退休后，阅读成为我率性享受生活的一部分。最近因为回溯学生时代的一些场景，我又重读了经典长篇小说《林海雪原》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当时的我



刚进入初中学习，同桌的那位仁兄神秘地拿出一本厚厚的小说，虽然书本外壳包上了一层硬纸，但翻开内页的纸张，早已因多人阅读而显得软塌塌的。同桌炫耀说，这就是传说中现今书店里买不到的好书《林海雪原》，是他七不及待地利用当天的自习课，一目十行跳跃式地翻阅了部分章节，迅速被小说内容吸引住了。原来这是一部描写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剿匪故事的小说，情节惊险刺激。

面对这样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，我央求同桌借我几天。可他回答，想着这部书的人排了一长串，他自己也只有紧凑的一周时间，哪里还能额外匀出时间让我阅读？如果想看，只能采取类似工厂里日夜班“停人不停机”的方式，容许我白天在教室看书，临放学还给他，这样就不妨碍他晚上回家阅读。

为在有限的时日里读完故事，我使出了浑身解数。首先是囫圇吞枣式的快读，碰见不认识的字和词，以及不了解含义的文句，统统

视而不见，跳跃过去，绝不使其成为拦路虎。其次是分秒必争地利用时间，午休和自习课自是最佳时段，即使课间休息的几分钟也不放过，上厕所是一路小跑。这还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内容时，更是冒着被老师发现当堂批评的风险，偷偷地摊小说书在课桌内，提心吊胆地继续阅读。然而这样的阅读不过瘾，更要命的速度跟不上还书期限。别无他法，最后还是打躬作揖地央求同桌，千万去书主人处转交，好歹宽限几天，终于他为我破格争取到了三个晚上的时间。在弥足珍贵的那三个夜晚，乘大人熟睡透出新声之际，我蹑手蹑脚地潜到相隔卧室较远的厨房里，凑到菜油灯下，如饥似渴地进入阅读天地。心胸中充溢的是小说中诸多英雄人物的形象，少剑波、杨子荣、刘勋苍、孙达得、栾超群、高波、陈振义、白茹、李勇奇、姜青山……估摸着大人将要起床，方才匆匆地手掬一捧冷水，洗去熬夜的倦容……

不久前，去街道图书馆借阅《林海雪原》这本小说时，管理员

着意多看了我几眼，说：“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这本陈旧的书可能要下架了。”她接着解释道：“这类小说，也就是你们这年纪的人爱读……”跟所有的爱好一样，阅读也会被贴上时代的标签。

现今重读《林海雪原》，不只是为了缅怀学生时代，更是因为小说中英雄人物的大智大勇，至今令人心跳加速：在鹰嘴岩顶的栾超群，腰缠着一端拴在岩顶老榆树根部的35米长绳，准备跃过万丈深谷时；在张牙舞爪的东北大虎猛扑向单人匹马的杨子荣，他急促扣动枪机竟是“哑弹”时；在座山雕的威虎厅上，被痴狗似的小炉匠惊呼指认为“共军”，杨子荣面临粉身碎骨、前功尽弃时；为赶时间追击马希山残匪，姜青山悬体在半空中，靠着左右手紧握的匕首交替插入冰层，一刀一刀地登顶时……

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